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巴黎手稿”解读的贡献

张 秀 琴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马尔库塞是第一个对 1932 年公开出版的“巴黎手稿”进行及时解读的人,并由此掀开了接下来西方学界的“巴黎手稿热”。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解读贡献可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早期阶段,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首次认定了巴黎手稿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异化劳动概念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中的重要意义,正是这样的认定,日后成就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一派对于巴黎手稿的基本解读格局;后期阶段,马尔库塞以其《自然与革命》(1972)中对巴黎手稿的再解读,引入了一种介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解读范式,即以存在主义化的“自然”概念的引入和“感受”异化批判为视角,将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工作由异化劳动引向异化感受领域。马尔库塞的解读贡献,在巴黎手稿的历史地位确认及其基本内容认定等方面,不仅肇始了整个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基本判断,而且还试图伴随着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对于巴黎手稿的持续讨论,尝试着将精神分析学的和存在主义的方法引入这一论证。时至今日,我们在国际语境中探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的相关议题,无不受马尔库塞所开创的这一解读先河的影响。

关键词: 马克思;巴黎手稿;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 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2-0052-07

由阿多拉茨基主编的《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全文原文版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写作的手稿也即“巴黎手稿”的主要部分,它首次公开出版是在 1932 年,即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主编的 MEGA1 第一部分第三卷——虽然早在 1927 年它就以“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为题名已部分发表于由梁赞诺夫主编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之中。当年,马尔库塞就率先对其展开了研究①,并随即在 1930—1970 年代的西方世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巴黎手稿热”。而身为正在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作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的解读不仅代表了由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年轻的马尔库塞就已开始阅读马克思早期著作,以及都是在 1923 年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这对马尔库塞日后的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还特别彰显了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并达致顶峰的、同属于人本主义一派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特征②。更值得注意的是,身为

收稿日期:2015 - 12 - 20

作者简介:张秀琴,女,安徽合肥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解读”(项目编号:15JDKDA020)。

① 即马尔库塞在 1932 年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其中文版收录于《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虽然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从 1930 年霍克海默担任所长时算起)都多少带有精神分析学的或弗洛伊德主义式的心理分析的特征,而且实际上除了此处讨论的马尔库塞以及下文中即将要讨论的弗洛姆,同时都属于这两个学派。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习惯上根据其言论中所含心理分析因素和方法的程度,独立划分出了一个“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主要以马尔库塞、弗洛姆和赖希等人为代表——当然,他们三个也是有不同特点的,特别是其中的马尔库塞甚至被一些论者归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其曾为海德格尔的学生。

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的解读还多少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本文称之为一种介于黑格尔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之间的马尔库塞式马克思主义解读范式。当然,无论如何,这都属于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解读框架。为此,本文拟以其早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和后期的《自然与革命》(1972)为文献依据,力图呈现此范式对巴黎手稿的解读理路。

一、早期解读:确认巴黎手稿的基础地位与异化劳动主题

1932 年,马尔库塞写作并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这一文献中,马尔库塞对巴黎手稿所做的相关解读包括如下主要内容和特点:1. 肯定巴黎手稿对于重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马尔库塞实际上视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和“新材料”,并据此再次确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以及其政治或革命旨趣;2. 确认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来源,特别是巴黎手稿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关系,确立异化(或外化)和劳动概念在巴黎手稿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和意义;3. 基于前二者力图恢复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即继续完成从卢卡奇那里传袭下来的黑格尔式的人本主义:将实体主体化。进而借助于总体辩证法逻辑,一方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化批判,另一方面试图将主体化后的实体再无产阶级化。当然,后一种努力,在马尔库塞这里,已经没有在卢卡奇那里那么强烈和明显了。

(一)巴黎手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

在 1932 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马尔库塞首先肯定了巴黎手稿公开出版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在 1844 年写的《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使人们“能以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① 以后,这个“基础”就被理解成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人文主义转向”,就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对有机械唯物主义和决定论之嫌的第二、第三国际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颠覆”;就思想来源来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之源的一种承认,即巴黎手稿可作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尤感兴趣的确切证据。根据马尔库塞的解读,被马克思加以批判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和实际‘内容’,而不是它的(大家通常所认为的)‘方法’”②。如此一来,也就有了后来的关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保留下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那么,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新基础的巴黎手稿,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马尔库塞率先提出:它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③。可见,在马尔库塞看来,对巴黎手稿的研究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维的强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柯尔施问题”的继续,是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时期所要面对的“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再次回答,当然这次回答依然延续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即通过辩证法来凸显哲学作为一种理论的革命属性。而在这一项工程中,黑格尔无疑是最好的辩证法家楷模。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思想先后经历了哲学阶段和政治经济学阶段? 马尔库塞认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所有的理论基础都包含了哲学基础。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属性和其革命属性之间是一致的,因为“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批判本身就有一个哲学的基础,反之,作为这种批判的基础的哲学也包含了革命的实践”。只有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不堕落为某种“专门”的科学

---

①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载《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第 93 页。

②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135 页。

③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93 页。

领域,而是“有关整个人类存在问题的科学的表述”。① 例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经常谈论‘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本质存在’”,并“用哲学的框架来叙述劳动和私有财产”。② 那么,这种做法会不会像后来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只是停留于纯理论形态的哲学批判呢?马尔库塞似乎已预料到日后所要遭到的劫难,他说:“作为哲学来论述”,并“不意味着其中仅仅包括‘纯理论上的’哲学的成份”,因为“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础和目的恰恰正是具体的历史现状和对它进行革命的改造的实践”,因此,“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③。虽然是以哲学为基础,但却是一种总体或这里的译文引文中所说的“整体”辩证法视野下的哲学,一种与政治和革命旨趣密切相关的哲学,而其革命性就在于理论上的批判性和实践上的扬弃性。当然,这种批判和扬弃(作为革命的属性)在哲学上的术语表达,就是“异化”。

(二)异化劳动是巴黎手稿的主题

同样在 1932 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马尔库塞认为,巴黎手稿中“异化劳动”概念的出现,使得“马克思的探讨一直围绕着这一概念进行,并且揭示了而后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这门科学的基础的新的‘事实’”④。马尔库塞力图说明的是:马克思批判的异化劳动概念和所有权概念并非简单的经济学概念,而是被量于人的历史过程之中的历史,因此,“通过对人的现实的真正的占有来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将使整个人类历史革命化”⑤。这种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历史(即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成为日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题。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就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确证,并“已深入到把总体的人的存在作为研究的课题的领域”⑥。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以异化或外化劳动的存在方式再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成为关注核心。总之,根据马尔库塞的解读,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概念更应该被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真正的实现”,“情欲”“忧伤”和“需求”都会通过人的劳动成为现实。或许正是这样的论述,使得马尔库塞和他同时代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将心理因素即传统哲学认为的非理性因素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进行连接的纽结点。当然,以劳动过程表现出来的对象化不仅是感性的活动,也更是“类”的活动,也即社会的活动。因为“对象化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的’人”⑦。由此,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因而也是历史⑧辩证法的强调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什么意义上把劳动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范畴”才是正确的呢?马尔库塞回答说,“就人通过创造、处理和占有对象世界,自己给予自己现实性而言,就人‘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而言,劳动是人的自由的真正的表现”,此时的劳动可以具有本体论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认为“人的定义”构成了巴黎手稿的“核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⑨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巴黎手稿中的上述相关解释,就可以替代马克思后期特别是《资本论》及其主要手稿中的相关思想呢?这实际上牵涉到的是巴黎手稿与马克思其他文献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否存在着“两个马克思”

①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95 页。
②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98 页。
③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100 页。
④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97 页。
⑤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99 页。
⑥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105 页。
⑦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117 页。
⑧ 因为如马尔库塞所言,“假如把对象性的世界在总体上理解为一个‘社会的’世界,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对象性的现实,从而理解为人的对象化,那么,由此,对象性的世界已被当作一个历史的现实了”(参见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116 页)。
⑨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118 页。

彼此谁代替谁的问题。关于巴黎手稿与《资本论》及其其他手稿之间的思想关系,马尔库塞说,“后来的有关政治学批判的所有常见的范畴”,在巴黎手稿中“都能找到”,但我们在巴黎手稿中却能“比在以往所能得到的任何材料中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基本范畴的本来含义”,据此我们“有必要按照这些范畴的本来含义”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特别是重新认识和评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第二、第三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晚期思想的解释。① 显然,对于马尔库塞来说,用马克思晚期的思想来反过来推导其早期的思想,是不可靠和不可取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反过来做,即用早期著作来推导后期?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因为在稍后出版的马尔库塞的另外一本著作《理性和革命》(1941)的第二篇第一章第四节“异化劳动”中,马尔库塞在继续展开对巴黎手稿研究时指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们之间的个人关系采取了事物之间的客观关系的形式,最早地明确表述了对象化(verdinglichung)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一过程称为是‘商品拜物教’”。② 这显然与卢卡奇和稍后柯尔施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在后期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中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除此之外的其他含义,或者都是具体论者自己的一种研判罢了。

二、后期解读:“自然”概念的引入和“感受”异化批判

马尔库塞率先发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解读巴黎手稿之后,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加入相关讨论,并随即在 1950—1960 年代,以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探讨为主议题,达致理论论争的高峰。正是在这样的论争之路中,不仅成就了法兰克福学派及其背后的更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一派的理论高度和丰富性,而且也因此形成了与人本主义一派相别的科学主义一派。当然,其间的论点皆各有不同,由此,马尔库塞也再次在《自然与革命》中表达了自己对巴黎手稿的“新”见解。

(一)“自然”概念的引入

在《自然与革命》(收录于 1972 年的《反革命和造反》一书)中,马尔库塞指出,“认为感受性具有破坏旧世界的潜力”,并“把自然界当作解放的领域”,是马克思巴黎手稿的中心论题。但人们通常忽视了这一点。③ 这样,引入“感受”异化和“自然”概念就替代早期的异化劳动论成为巴黎手稿的主题。马尔库塞还指出,“我认为,尽管《手稿》还具有‘前科学’的特征,尽管在《手稿》中还充满着费尔巴哈的哲学自然主义,但这一著作所信奉的是一种激进的和整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且我确信,确切地讲正是在这里‘自然界’才找到了它在革命理论中的‘地位’”④。在这样的表述中,阿尔都塞等科学主义一派的“科学”与“意识形态”断裂说等似乎影响到了此时的马尔库塞对巴黎手稿的看法,因为他开始将巴黎手稿定位成一种具有“前科学”特征的和“充满着费尔巴哈的哲学自然主义”色彩的著述;同时,还十分创新地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巴黎手稿解读的“异化”解读法替换成了这里的“自然”解读法。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马尔库塞这里引入“自然”概念,是试图利用它来作为一个协调器,以便调和人本主义对“人”依托于社会 - 历史的维度的强调和科学主义对“结构”或结构性的总体——如在科莱蒂那里⑤的强调之间的张力。当然,这样的调节并没有影响马尔库塞作为人本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即以主体化的人为出发点,也以主体化的人为立脚点。因此,马尔库塞总结说,

①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第 93—94 页。

②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3—254 页。

③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载《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第 148 页。

④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 149 页。

⑤ 这与列斐伏尔的在总体中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解放人的一种工具的解放自然”,其内容主要包括:“(1)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合理性和经验的基础的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2)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存在环境”。和同作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洛姆一样,马尔库塞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论路径,即将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感觉经验引入视域来扩充“自然”概念。此时,马尔库塞不无历史主义的表白:“自然的这两种表现形式都是一种历史的实体,人所遇到的自然界是为社会所改造过的自然,是服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越来越变成技术的、作为工具的合理性,并且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这种合理性也影响到人自身的自然,影响到人的原始的冲动”,这样,人就“无法在自然界中发现他自己,发现异化的那一边和这一边”,人也就失去了主体性①。将异化与工具(技术)理性也即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并兼顾人的“非理性”的感性体验,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自带”精神分析法的法兰克福学派式的异化批判路径。

(二)从异化劳动主题到“感受”异化批判

那么,这样的自然观与巴黎手稿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马尔库塞认为,“在论述属人的自然时,马克思主义同样表现了低估自然基础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种倾向,这种倾向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②。马尔库塞这里所说的马克思早期著作,指的正是巴黎手稿,在他看来,巴黎手稿的“中心论题”恰恰是“认为感受性具有破坏旧世界的潜力”,并“把自然界当作解放的领域”,可惜这一中心论题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了——虽然巴黎手稿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中起了“强大的推动力”。由此,马尔库塞在自然概念中找到了巴黎手稿的革命属性和解放旨趣,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的旨趣。据此,马尔库塞把巴黎手稿的相关主要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意味着人的“感觉的解放”③,因为“人的自由根植于人的感受性之中”④。因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把‘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认为只有这种解放才是‘私有财产的废除’”,这同时也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一种“社会的人的感觉”;而“‘感觉的解放’就是指,感觉成了一种对重建社会‘有实际作用’的东西,就是指感觉造就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⑤——马尔库塞在这里大量引述巴黎手稿中的相关句段,并指出,“正是这种极端非科学的和极抽象的思想预示着成熟的唯物主义理论,因为它把物的世界作为对象化了的人的劳动,作为由人的劳动所形成的加以把握”⑥。根据马尔库塞的解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说的“属人的占有”思想,“已不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了,相反,是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之在人的解放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⑦。当然,马尔库塞也承认,“马克思关于对自然的属人的占有的思想依然含有某种人的统治的傲慢自大的成分”⑧。而且,更为糟糕的事实是,“在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社会里,人的感受性已变得迟钝”⑨,因此,“今

---

①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44—145页。

②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47页。马尔库塞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指的是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科莱蒂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着重于政治意识的发展”,而不关心“在个人之中寻找解放的基础”,也即“从人的感受性和他们的本能需求中,去寻找社会关系的基础”(参见《自然和革命》,第147页)。

③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49页。

④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56页。

⑤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49页和注释1和2(其中的单引号中的内容,是马尔库塞在这里所引述的1844年手稿中的原话,参见同页注释1和2)。

⑥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50页,以及第149—150页的注释1-4。

⑦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53页,其中对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引述参见同页注释1和2。

⑧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54页。

⑨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156页。

天,在反抗‘消费社会’的斗争中,感受性努力成为实践的感受性,成为一种彻底重建生活开辟新的生活道路的工具。它已经成为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力量”。总之,“个人的感性解放是普遍解放的起点,甚至是基础,自由社会根植于新的本能需求”。那么,这样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也即如何直面“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法”的问题呢?马尔库塞指出,在这方面,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即“从康德致力于调和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普遍性与特殊性到马克思做出唯物主义结论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转折点正在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康德的先验的概念的决裂,把历史和社会引进知识理论之中(并且把它们引进知识结构本身之中),并抛弃了‘先天观念’的‘纯粹性’。自由观念的唯物主义化于是就开始了”①。将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在巴黎手稿中的思想溯源于康德和黑格尔特别是后者的《精神现象学》,已不是马尔库塞的独创,无论是卢卡奇还是科莱蒂等人,都做过类似的努力,特别是在科莱蒂那里,同样会做这样的“链接”。由此,马尔库塞得出结论说,在巴黎手稿中,“尽管马克思的思想保留着唯心主义的批判的、先验的成分,但唯有他揭示了人的自由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之间,主体的自由和客体的自由之间达到一致的物质的、历史的基础”②。显然,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总体”原则,依然是马尔库塞关注的焦点,而这也正是他所从属的人本主义一派的基本立场。实际上,此时的马尔库塞只不过是在“自然”概念下以具有法兰克福学派特色的方式来重新解释巴黎手稿罢了——虽然这种方式多少带有一种存在主义的色彩,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介于黑格尔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之间的解读路线。

三、结　论

综上所述,马尔库塞不仅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第一个对刚刚首次公开发表的巴黎手稿进行解读的论者,而且也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为数不多(除了弗洛姆)的直接对巴黎手稿进行解读的人——虽然,巴黎手稿中的核心议题即异化论无疑以“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贯穿于该学派自始至终的“辩证理性”批判原则之中,即以对工具和启蒙理性也即科学主义的批判为其主要特色,该理论在实践中的呈现,就是对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明亦即现代性的批判。而马尔库塞本人就是这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范式的完整呈现者,当然这一呈现并非“完全版”,因为如前所述,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弗洛伊德主义的渗入,也有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的底色。这种在大体上属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范式之主要特色在于:在实体主体化的基调上,认定主体 = 理性,由于主体的社会 - 历史情境,因此严格地说,是认定主体 = 辩证理性、并因此 = 总体。因此,一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主体地位的剥夺或理性的丧失,都被视为“异化”,都要在哲学和革命的层面予以变革和扬弃。这就是异化批判原则,也就是辩证理性批判原则,或总体批判原则,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社会批判理论。当然,与卢卡奇等早期人本主义一派不同的是,马尔库塞不仅更多地引入被前者在不同程度上忽视的“自然”维度以前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负面评价为例,而且也引入了“感受”等非理性因素范畴。如此一来,一方面是人本主义的大背景,即主体化后的实体,实际被安置在处于社会 - 历史情境中的“人”身上,也即“人本化”;另一方面,“人”继续被具体地安置在“自然”和“感受”等场域中,以获取切实的存在感,从显现为实在的存在者的立场出发也即继续将“人本化”后的“人”“存在者化”,从而驱除形而上学(否定意义上的)的残余。也正是在这后一个维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因素和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存在主义因素渗入进来,并最终使得马尔库塞成就了自己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解读特色,即一种介于黑格尔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之间的人本主义范式。其基本操作步骤或可归纳为:实体主体化(黑格尔式)——主体人本化(卢卡奇式)——人的存在者化(弗洛伊德式 + 海德

①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 157—158 页。

②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第 159 页。

格尔式)。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人先后以马尔库塞前后两个时期的著述作为文献依据,但并不意味着马尔库塞的思想有着截然的前后分期,实际上,他的这种“过渡式”(或称“骑墙式”)解读模式,在早期也即 1932 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就已初见端倪,只不过在后期也即本文中所涉及的 1972 年的《自然与革命》中更加明显罢了。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马尔库塞已经是写作了《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之后的马尔库塞,审视其这一时期的“浓度”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Marcuse'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Zhang Xiuq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Herbert Marcuse(赫伯特·马尔库塞)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gave his own interpretation on *Paris Manuscripts* immediately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1932, which aroused many Western scholars' interest. Marcuse'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1) In the essay *New Sources on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32) that he wrote in the early stage of his life, Marcuse first recognized how important *Paris Manuscripts* was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ow great the significance of "alienated labour" was for Marx's view on human nature. It is this recognition that turned the discussion about *Paris Manuscripts* by Western Marxist humanists into a new structure; 2) In the essay *Nature and Revolution* (1972) that he wrote in the late stage of his life, Marcuse introduced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model between humanist Marxism and Heideggerian Marxism. That is to say,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existentialist "nature" and critiquing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eling", Marcuse shif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alienated labour to alienated feeling. Marcuse'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Paris Manuscripts*, including ident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manuscripts in history and classifying the basic points in these manuscripts, not only determined the basic judgment on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by Western Marxist humanism, but also made it possible to introduce psychoanalysis and existentialism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manuscripts during the mid-to-late 20th century. Today, when we explore relevant issues of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Marcuse's foundational interpretation still has a certain power.

Key words: Marx, *Paris Manuscripts*, Herbert Marcuse (赫伯特·马尔库塞),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 刘曙光)